

抗美援朝文学的历史功绩

刘 云

摘 要: 抗美援朝文学通过形象化的语言,一方面向民众说明了抗美援朝的必要性,揭露了美军在朝鲜的暴行,帮助人民认识美帝国主义的本质;另一方面则讴歌了志愿军战士的英勇精神,鼓舞了民众的抗美援朝热情,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抗美援朝文学在战争动员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为宣传动员工作提供了宝贵经验。

关键词: 抗美援朝 文学 宣传动员

中图分类号: E2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3451(2013)03-0078-05

作 者: 刘 云,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文学博士(上海 200081)

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文艺作为宣传工具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产生于新中国初期的抗美援朝文学,承继了文艺宣传的光荣传统。按照学界的通行定义,抗美援朝文学这一概念主要指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以抗美援朝战争及国内的抗美援朝运动为主要描写内容的文学作品。依据常彬的统计,相关作品共有3000余部,可谓创作踊跃、规模宏大。^{[1]59}其中代表作既包括著名作家巴金的《团圆》、老舍的《无名高地有了名》、路翎的《初雪》和《洼地上的战役》,也包括年轻军旅作家魏巍的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陆柱国的《上甘岭》与《风雪东线》等,这些作品均继承了自延安时期以来文艺创作与宣传的优秀传统,不但“奏响了捍卫新生共和国的文化动员进行曲”,并且“在相当深刻的程度上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思想和情感,至今人们还感怀它所折射出来的民族精神”。^{[1]59-60}对抗美援朝文学的历史功绩进行分析与总结,不但能够帮助我们牢记这一当代文学创作高峰的光辉业绩,更可以为今天的文艺宣传工作提供宝贵的经验。

一、宣扬抗美援朝战争的正义性

众所周知,抗美援朝战争是在内忧外困的特殊时代背景下展开的,饱受战争之苦、渴望和平的广大人民,对于一场并非发生在自己国土之上的战争,在初期无法感受到其必要性,甚至抱有抵触心理是在所难免的。毛泽东曾经指出,政治动员工作的关键在于“把战争的政治目的告诉军队和人民,必须使每个士兵每个人民都明白为什么要打仗,打仗和他们有什么关系。”^{[2] 481}如何使人民群众真正理解抗美援朝战争的意义并付出由衷的支持,成为这一时期宣传工作的要义之所在。

作为宣传工具的战争文学在转变群众思想方面发挥了极其显著的影响力。中国最终决定出兵抗美援朝,不仅是出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国际使命,更重要的是为保护刚刚诞生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家安全与国家利益。多篇抗美援朝文学作品用形象化的语言和活生生的事例,鲜明地阐释了朝鲜人民与中国人民命运间的本质性关联:如果不向朝鲜提供及时的军事援助,美军必然进一步向我国挑起战火,人民渴望已久的和平更将不复存在。魏巍在著名的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中,通过志愿军战士之口描述了“抗美援朝”与“保家卫国”之间内在的一致性,揭示了志愿军参与保卫朝鲜,实质上是为了维护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不让今日朝鲜的遭遇发生在明日之中国:“拿吃雪来说吧。我在这里吃雪,正是为了我们祖国的人民不吃雪。他们可以坐在挺豁亮的屋子里,

泡上一壶茶,守住个小火炉子,想吃点什么,就做点什么。……再比如蹲防空洞吧。多憋闷的慌哩。眼看着外面好好的太阳,光光的马路不能走!可是我在那里蹲防空洞,祖国的人民就可以不蹲防空洞呀。他们就可以在马路上不慌不忙地走呀。”^[3]抗美援朝战争的意义,一方面在于捍卫了中国的国家安全,树立了国际威望;另一方面,对人民而言,抗美援朝战争是一次重要的教育活动,通过文学中对抗美援朝战争必要性、正义性的全面展示,人民认识到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意义,政治觉悟得到了进一步提高,为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宣传抗美援朝战争的另一个关键点,在于消除群众中普遍存在的“亲美”和“恐美”心理:前者往往存在于城市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之中,如认为“美国最民主”、“个人在感情上对美帝实在仇恨不起来”;而后者主要存在于农村地区,认为志愿军出兵朝鲜必然引起美国的报复,谣传美国要向中国投放原子弹,中国必然亡国,引起了许多地区农民不敢耕种、“干部要求回家”、“青年团员退团”的恶劣情况。^①上述两种心理,不但极大阻碍了战争动员工作,甚至影响了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因此,1950年10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在全国进行时事宣传的指示》,提出当前宣传动员工作的重点,是“坚决消灭亲美的反动思想和恐美的错误心理,普遍养成对美帝国主义的仇视、鄙视、蔑视的态度”。^②为了响应中共中央的指示,1950年11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六次常委会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文艺界展开抗美援朝宣传工作的号召》的决议,呼吁文艺界“要用文学艺术的形式来揭露美帝国主义梦想独霸世界的狂妄的野心”,控诉其罪行,消除部分群众的错误心理,“在中国人民中普遍建立起仇视美国、鄙视美国和蔑视美国的正确态度。”^[4]因此,用文学的手段来帮助广大人民群众认识美帝国主义本质、击碎一些人不切实际的幻想,也成为了该时期抗美援朝文学的创作重点。

在朝鲜战场上,美军曾先后多次以炸弹、燃烧弹等手段,轰炸朝鲜城镇乡村,造成了大量平民伤亡,同时也激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义愤。对于美军在朝鲜的暴行,抗美援朝战地文学中有着详细的描绘。总政治部文化部的年轻作家陆柱国在《风雪东线》中用细致的笔触展现了一个特写镜头:在被美国燃烧弹点燃的房屋前,躺着一具朝鲜母亲的尸体,“火光映着她青灰死白的脸,血把她整个前额都糊住了。小孩抓着女人的衣服,爬在雪地里,嗓子都哭哑了。因为离火太近,女人身边的雪慢慢化成了水。”^[5]¹⁵这些读之令人泪下的场景经过小说家的展示,可以强烈地打动善良的中国人民与志愿军战士,使他们回忆起自己和家人在抗日战争中经历的悲惨遭遇,激发出正义的愤怒和同仇敌忾的心理,从而转化为对军事援助行动的支持。

与普通民众中因为未曾受过美国的直接军事侵略、因而对美帝国主义的真正面目认识不深的情形相比,知识分子中普遍存在的“亲美”心态则是出于对“美国民主”所抱持的强烈幻想。因此,为了打破这一幻想,必须向其说明,“美国民主”并非他们所认为的“普世价值”,其本质是虚伪的。在《三千里江山》中,杨朔重点描绘了美军战俘中白人士兵与黑人士兵之间的种族矛盾:“那鹰嘴鼻子军官横着眼站在旁边,看到黑人走到眼前,一巴掌打掉烟,抢过去就抽。黑人想往回夺,那家伙瞪起眼骂:‘滚到地狱去!’”^[6]⁶⁴上述段落反映了美军中有色人种士兵受歧视的现象,而著名非洲裔作家基伦斯根据二战经历创作的小说,亦可以成为对该描述的佐证:基伦斯感慨,在美军中,黑人不仅要与“敌人”战斗,同时必须与“自己的军队”中的种族歧视与压迫作战,“他们很快将被送到海外去为国家、自由和民主战斗牺牲,而恰恰在祖国被剥夺了享受自由与民主的权力”。^[7]抗美援朝文学中对美国社会中存在的种族歧视现象与种族矛盾的展示,无疑是对“美国民主”论述基础的

①候松涛:《抗美援朝运动中的社会动员》,中共中央党校博士论文(2006),第36-38页。

②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9册),1986年,第211页。

有力消解,从而可以对抱有意识形态错误认识的部分知识分子起到教育功效。

二、讴歌志愿军战士的英雄事迹

在抗美援朝文学中,最为光辉的一笔自然是对志愿军战士英勇形象的刻画。由于双方军力对比悬殊,我军武器装备落后,故而作战形势一度极为艰难惨烈;阵地战特别是坑道战本身艰苦卓绝的战斗条件,也使得志愿军战士们不得不用格外坚强勇敢的战斗意志来克服实际困难、坚持作战。在此过程中,志愿军所展现出的英雄气魄打动了诸多作者,出现了大量对我军将士视死如归、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进行讴歌的战地文学。陆柱国的《上甘岭》和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这两部在抗美援朝文学中最为著名的作品,均细腻地描述了阵地战中志愿军战士们的光荣事迹。

在《上甘岭》中,陆柱国栩栩如生地刻画了志愿军战士们这样一种炼狱般的环境中:“高热的火焰在坑道口燃烧起来,土、石头,都像熔铁一样,变成红色,被烧碎的石块往下掉着”^{[8] 67}他们以超人般的意志与战力,坚守战地,团结一心、以弱胜强。而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无疑是抗美援朝文学中最令人称道的篇章。在这篇报告文学中,魏巍以细致的笔调,全面展示了志愿军战士们的光辉形象,其中最为动人的一幕自然是对“松骨峰战役”的描绘,那些坚持到最后一刻、与敌人同归于尽,甚至连死后的尸体都保存着战斗的姿态,仿若“凝结的雕塑”一般的志愿军战士形象,赢得了全国人民的热爱与敬仰,极大地激发了志愿军指战员们的战斗意志与热情:“飞机掷下的汽油弹,把他们的身上烧着了火。这时候,勇士们是仍然不会后退的呀,他们把枪一摔,身上、帽子上冒着呜呜的火苗向敌人扑去,把敌人抱住,让身上的火,把要占领阵地的敌人烧死。……据这个营的营长告诉我,战后,这个连的阵地上,枪支完全摔碎了,机枪零件扔得满山都是。烈士们的尸体,做着各种各样的姿势,有抱住敌人腰的,有抱住敌人头的,有卡住敌人脖子,把敌人捺倒在地上的,和敌人倒在一起,烧在一起。”^[3]

《谁是最可爱的人》甫经发表,便在社会上激起了热烈的反响,引发了群众拥军爱军、支持抗美援朝运动的新高潮。毛泽东对其给予高度评价,并要求“印发全军学习”,周恩来则赞扬它“感动了千百万读者,鼓舞了前方的战士”,称要感谢魏巍“为我们的子弟兵取了‘最可爱的人’这样一个称号”。^{[9] 145}“最可爱的人”一语成为新时代对人民军队最高的赞颂,被称为是“时代精神光辉的形象化”。“魏巍同志在这篇令人难忘的文章里,是写出了我们一整代人的革命精神,也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志愿军是中国人民革命精神的典型,‘最可爱的人’又是志愿军的典型。有了‘最可爱的人’这样一个形象的概括,就像画龙点睛一样,我们中国人民的革命精神、英雄气概就腾空而起了。”^{[10] 101-102}《谁是最可爱的人》一方面发扬了我军文艺宣传工作的优良传统,承继了自红军长征以来文艺工作中塑造“英雄形象”的谱系,为我军在建国后进行军纪、军风建设树立了重要的楷模;另一方面,《谁是最可爱的人》中展示的志愿军战士的英勇形象,也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道德榜样,直至今日仍有重要意义。

在抗美援朝文学中,志愿军战士的英雄形象是丰富而多面的。他们不仅具有英勇顽强、不畏牺牲的战斗意志,同时对朝鲜人民,更怀有“亲人般的感情”。对中朝人民“兄弟情谊”最为细腻而经典的描述出现在著名“七月派”南京作家路翎的小说《初雪》和《洼地上的战役》里,前者巧妙地选取了一个朝鲜婴儿在志愿军战士心中所唤起的“温暖而甜蜜的感情”,书写了跨越国界的、人类共有的真挚情感:“在车子猛然停住的急剧的颤动里,王德贵撞在车台上,头上流血了,但他唯一的思想是紧紧抱住孩子,不让他受到损伤。在紧随着而来的那一声爆炸里他不觉地弯下腰去俯在孩子的身上。……在照明弹的亮光下,王德贵第一次对着孩子的圆圆的脸看了一眼,这才注意到,这孩子原来是长得很俊的,紧闭的薄薄的嘴唇非常可爱地翘着,黑黑的睫毛贴在面颊上。于是孩子

在他的紧张着的内心里面唤起了模糊的甜蜜的感情。”^{[11]337}

著名文学评论家巴人赞颂《初雪》所刻画的战斗中的生活画面展现了“人物朴拙的灵魂”：“应该说，《初雪》所展示的，是中国劳动人民从自己生活和战斗经验中生长起来的对朝鲜人民的关怀、热爱和希望。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相结合的那种精神，是生长在劳动人民共同命运、共同生活经验的土壤之上的。只有这一精神，才是鲜血与生命结成的长城，才是一种克敌制胜、不可征服的力量。”^{[12]19-20}《初雪》与《洼地上的战役》中所试图刻画的志愿军英雄，不是刻板的宣传符号，而是充满情感的、与人民血肉相连的“人民的儿子”，充满了崇高而朴实的国际主义、人道主义精神。以文学的角度观之，路翎抗美援朝小说中的志愿军形象，摆脱了过去“英雄形象”常常流于单薄平面化的窠臼；通过对朝鲜人民生命经验的体会和分享，“人道主义援助”与“阶级感情”不再是空洞的概念，而藉由作家的细致描述，成为可以在读者心中浮现出来的真实情感，一种亲密无间的友爱之情。在激发中国人民对朝鲜人民的同情、进而转化为对抗美援朝战争的支持这一方面，细腻而丰富的文艺宣传的效果，远胜对战争必要性的理性阐释。

三、鼓舞人民抗美援朝热情

抗美援朝文学通过对战争必要性的宣传和对志愿军指战员牺牲精神的讴歌，极大地鼓舞了后方人民的抗美援朝热情，使之成为了战争胜利的最有力保障。历史经验已经证明，全心全意地依靠群众，是我党我军取得革命斗争胜利的不二法门。毛泽东在1953年9月1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4次会议上总结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原因时指出，战争的胜利“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战争是人民战争，全国人民支援，中朝两国人民并肩战斗。”^{[13]353}全国人民的支持与奉献构成了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根本基础：一旦人民群众认识到了中国人民与朝鲜人民的命运紧密相连、“抗美援朝”背后的深层诉求是“保家卫国”，国内人民对志愿军毫无保留的支持便成为了战争的坚强后盾，人民群众掀起了踊跃参军、支援前线的热潮，书写了大量可歌可泣的事例。在全国各地，涌现出了无数父母送子女、妻子送丈夫上战场的动人情景，这为诸多抗美援朝文学作品提供了丰富的生活材料，使抗美援朝文学成为建国后新时期文学的一座丰碑。而这些团结一心、拥军拥战的先进事例，通过文学的描摹与宣传，传遍全国，亦使无数人在读这些文学作品时受到极大的感动，从而以更大的热情投身到抗美援朝运动之中。

除却以参军参战的形式为抗美援朝贡献力量之外，后方的广大人民同时也开始大规模订立爱国公约，开展劳动竞赛，积极生产，支援前线。在此时的抗美援朝文学中，有相当一部分作品，便是以后方人民劳动热情为主要题材的。路翎的《祖国在前进》正是其中的代表作，这部戏剧紧扣“社会主义改造”的时代旋律，生动地刻画了民族资本家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思想转变过程：剧作主人公郭锡和作为爱国资本家，尽管亲身体会到了新中国成立后工业的高速发展所带来的民族自豪感，但同时又出于“恐美”心理而对抗美援朝战争抱有悲观的态度，同时对开展“生产运动”、“支援前线”的口号怀有抵触情绪。然而，随着抗美援朝运动的蓬勃发展，在党代表的耐心帮助与工人阶级生产热情强烈感染之下，郭锡和终于认识到，民族工业的发展必须以祖国的强盛为最终的保障，而抗美援朝战争正是为国内生产建设赢得和平环境的唯一途径。因此，他内心深处的爱国主义热情被唤醒了，终于发出了强有力的呼喊：“中国啊，我也是你的儿女，过去我也曾为你流过眼泪的。除非是丧尽天良，今天有哪一个中国人不希望国家强起来，站在世界上？哪一个人不希望生活有意思，一生为了远大的目标？”^{[14]390}抗美援朝中的生产运动不但为志愿军的胜利提供了根本保证，同时也是新中国经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生产运动中，各个阶级的生产积极性与革命热情均被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使经济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在我国的工业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

的作用;同时也完成了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为我国下一步变革做了关键的准备。而在这一过程中,文学所完成的任务则是双重的:一方面,它必须忠实地记录社会生活,反映时代面貌;另一方面,文学所特有的宣传功效,也使记录抗美援朝运动与社会主义改造的这些优秀作品在“传遍全国”的同时,令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民族资产阶级,更加理解抗美援朝运动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意义,为他们的思想转化提供了外在的驱动。

四、结语

过去,研究者往往易于忽略文学的宣传作用;然而,文学的社会功用,本身就是其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这方面,抗美援朝文学为我们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抗美援朝文学通过鲜明的故事情节与文学形象,使群众充分认识到战争的正义性和必要性,赢得了人民对战争的支持,凝聚起了人民的力量,从而成功地发挥了宣传动员作用。在当前形势下,汲取抗美援朝文学的宝贵经验,鼓励以文学的形式进行宣传工作和爱国主义教育,对于更好地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建设与军队思想政治建设,无疑仍有极大裨益。

参考文献:

- [1] 常彬. 抗美援朝文学叙事中的政治与人性[J]. 文学评论. 2007(2).
- [2]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 [3] 魏巍. 谁是最可爱的人[N]. 人民日报. 1951-4-11(1).
- [4] 关于文艺界展开抗美援朝宣传工作的号召——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六次常委会扩大会议决议[N]. 人民日报. 1950-11-4(3).
- [5] 陆柱国. 风雪东线[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2.
- [6] 杨朔. 三千里江山[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3.
- [7] 李公昭.“双赢”:种族歧视下的非裔美国军人[N]. 文艺报. 2010-12-31(4).
- [8] 陆柱国. 上甘岭[M]. 北京:作家出版社. 1956.
- [9] 李建东. 重读《谁是最可爱的人》[J]. 文学自由谈. 2009(5).
- [10] 吉梯. 战斗热情最可贵——漫谈魏巍同志抗美援朝时期的散文[A]. 宋贤邦. 魏巍研究专集[C]. 北京:解放军文艺社. 1982.
- [11] 路翎文集:第四卷[M].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5.
- [12] 巴人. 读《初雪》——读书随笔之一[J]. 文艺报. 1954(2).
- [13]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M]. 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 [14] 路翎剧作选[M].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1986.

(责任编辑 仲 华)